



双子座 校园青春故事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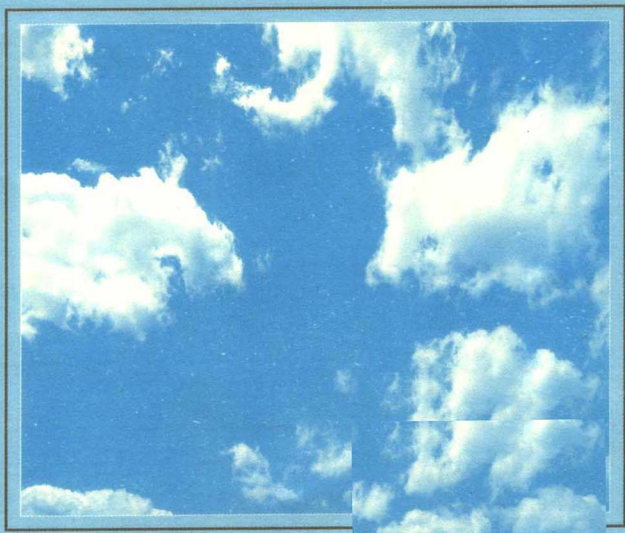
沈瑞芬 樊 悌 著

青春停机坪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青春停机坪

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春停机坪/沈瑞芬,樊梯著

(双子座·校园青春故事系列)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0

ISBN 7-5354-1934-8

I. 青…

II. ①沈…②樊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3888 号

责任编辑:赵国泰 责任校对:常桥英

封面设计:贺凯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湖北省新华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10.875 插页:2

版次: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14 千字 印数:1—5200 册

ISBN 7-5354-1934-8/I·1515 定价:13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青春停机坪

QING CHUN TING JI PING



第一章

你要成长

校园，是优秀人才的诞生地

你要飞翔

校园，是壮丽青春的停机坪

—

育

华中中学的门口是一个繁华的小市场。正中是微型小吃城：面窝、油条炸得滋滋响，刚出笼的鲜肉大包直冒热气，卖锅贴饺的小贩有节奏地敲着铁锅，卖豆腐脑的老头用苍凉的声音叫喊“热……豆腐……脑”，各种早点香味撩拨着孩子们的胃口，各个摊前都围满了学生。右边一排是文具用品的摊点，左边则是女学生爱驻足看的地方：各种精巧的明信片、纪念卡、发卡和胸花等小工艺品琳琅满目、美不

胜收。当然，在转角的小巷深处，也有一些阴暗的买卖：劣烟、黄书和低级影碟、磁带等等，也吸引了少数学生。

初三（1）班的白莹莹刚走到校门口，便被人用双手蒙住眼睛，一个装出来的尖细女声问：

“猜猜，是谁？”

白莹莹笑道：

“假小子，别逗了，我还没过早呢！”

“不是，是于小青。”大嗓门叫起来。

白莹莹不等她说完，便机灵地反手搔她的腰部。她知道曾晓身高体胖，不能硬拼，只能智取。果然，曾晓松了手，格格格笑弯了腰。这个码头装卸工和纺织女工的结晶，据说一生下来便有一段笑话。一上午助产士接生的都是小子，轮到她妈生她时，她怎么也不肯出来，急得她妈哇哇直叫：

“这混账小子想疼死你老娘！”

说也怪，母子连心，一听见妈妈嘀咕，曾晓便脱颖而出，一个胖乎乎的女婴。谁知她一声不吭，憋了气。助产士见状不妙，连忙倒提着她的胖腿，拍她的背。口里念叨着：

“假小子，不服气便叫出来吧！现在假的比真的强……”

话音未了，突然，哇地一声脆响，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啼哭声。吓得助产士目瞪口呆。她从未见过才出世的婴儿有这么大的嗓门。于是，曾晓便得了这么个“雅号”。

站在一旁的于小青也轻轻地笑起来。她是一个文静、清秀的女孩：精致的五官，苗条的身材，尖细的嗓音像小鸟唱歌，含笑的眼神如朦胧的诗、闪光的星，这是一个有回头率的靓女孩。

于小青和粗犷豪爽的曾晓却是一对好朋友。

白莹莹不理还在傻笑的曾晓，急忙朝卖面窝的摊点走去，

摊前排起了长长的队，她皱一皱眉正要走时，陈红叫住了她，说：

“想吃面窝瞧我的。”

陈红快步走到前面，朝站在第一个的钱福歪歪嘴，钱福有些犹豫，陈红又指了指白莹莹，钱福一看是白莹莹，连忙点头。陈红伸出四个指头，钱福又点头，向摊主说“再加四个”。

后面的同学起哄了，又叫又骂。

在叫骂声中，钱福捧着一大袋面窝杀出重围，走到她俩面前，笑说：

“请公主用早餐！”

白莹莹笑着接过了面窝，咬了一大口，说：

“真好吃，又香又脆。”

“面窝好吃可骂难受啊！”钱福边吃边说。

陈红白他一眼，说：

“活该！谁叫你犹犹豫豫，这样才被人发现。”说完撇下钱福，挽着白莹莹一起朝校内走去。

“面窝钱还没给他呢！”白莹莹说。

“算了！他这个百万富翁的少爷吃不穷的，不吃白不吃。”

陈红斜睨白莹莹一眼：“何况你是公主。”

白莹莹是班上最亮丽的一朵花，也是老师的宠儿，学校的希望。她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。祖父母都是大学的名教授，父母亲又都是著名医生。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培养她成长的沃土，加上她天生丽质，聪慧过人，品学兼优，人见人爱，被大家昵称为“白雪公主”。如果说中学时代是人生的春天，那么，十五岁的白莹莹就是一首最美的春之诗，一曲最动听的春之歌。

二

陈红和白莹莹走到初三（1）班门口时，早自习的铃声便响了。

“黄老师早！”伶牙俐齿的陈红甜甜地喊了一声，白莹莹只得很有礼貌地喊了一声“黄老师早”。

黄老师是位四十出头的女老师，担任三（1）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。过早的发福使她那四方脸肌肉饱满，当她瞪圆微凸的大眼时，高八度的训斥声使四十名学生噤若寒蝉。背后，调皮的男生送了黄老师一个响当当的“雅号”：黄老虎。在黄老师的调教下，三（1）班是三好班，黄老师理所当然地年年评为市、区先进教师，享受殊荣。

早自习开始了。

班长林桦领读英语。教室内书声琅琅，秩序井然。

黄老师站在门口，虎视眈眈地注意全班。当她的视线射向林桦时，她温柔地笑了。

林桦是一个比白莹莹还要闪光的大男孩。

高而结实的身材活脱像一株挺拔的小白桦，明亮而灵活的大眼向你顾盼时，你会情不自禁地被他吸引。那略带稚气的微笑、有教养的谈吐、全优的学习成绩和多才多艺，更是得到了师长的赞赏、同学们的拥护。黄老师慧眼识英雄挖出了这块瑰宝。当然，黄老师也不无疑惑，林桦是唯一未去串过她家门、从不主动向她汇报的学生，这和老师的要求相距甚远。

常乐用书遮住脸，向前排的钱福打“电话”。

“财神爷，你看老虎笑了。”

钱福噓了一声，低语道：“晴天转阴天。”

常乐一看，吓得赶紧低头大声读起来。

黄老师面孔凝肃，目光盯在常乐身上。

常乐使她常愁。

这孩子调皮好动，迷恋足球，无心学习，常常惹是生非，影响课任老师上课。有一次上地理课，田老师讲完“南美洲”一章时，问常乐：

“阿根廷盛产什么？”

常乐眉飞色舞地随口回答：

“牛、羊、铁矿和马拉多纳。”

全班哄堂大笑。

田老师惊奇地摘下老花镜，对足球一无所知的她，忍不住问：

“马拉多纳是什么东西？”

全班几乎笑岔了气，一个个乐得东倒西歪。

“田老师，您继续上课吧！马拉多纳是世界足球明星。”林桦及时地控制了情况以免再恶化。

田老师的上课情绪被完全破坏了。

放学后，黄老师留下了常乐。

“你不喜欢上地理课，也犯不着胡说八道。”

常乐急得直摇脑袋，说：

“我没有胡说八道！马拉多纳确实产在阿根廷。还有，巴西产贝利……”

黄老师又气又好笑，大声呵斥：

“满口胡言，人怎么是物产呢？”

“医院里生孩子的地方不是叫‘产房’吗？”

黄老师厉声制止他再说下去。一批评过火，他便吧嗒吧嗒地掉眼泪，然后涨红着脸保证以后不违反课堂纪律。这样的保

证不知下了多少次，可他的秉性依旧如故。本来，黄老师对付这样的“油抹布”有一套成功的经验，就是：训斥、警告、示众、请家长、惩罚、停课和上报学校给以处分。

但是，对常乐她不得不手软。因为她的爱人就属常乐的父亲管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她还不致得罪常乐的父亲——一位严正的大法官。

当她的目光扫射到钱福身上时，钱福的嗓门加大了力度，他那连外国人都听不懂的英语使林桦皱起了眉，无法领读。

钱福也是她的一块心病。

常乐是小错常犯，钱福可是大错不断。这个服装暴发户的独生子在钱堆里长大。他的妈妈身怀六甲时仍终日豪赌不下桌。当她摸到一张“三万”时，狂喜地叫一声“自摸对对和”后，便不慎跌倒，旋即发作产下了儿子。钱福爹望着他们的“杰作”哈哈大笑：“有福！有福！”因此命名钱福。

耳濡目染，钱福养成了许多恶习，不图上进，只知享乐。

钱福爹用十万元作敲门砖，为儿子敲开了育华中学的大门，塞进了尖子班。黄老师拗不过校长的情面，只好接过这块烫手的肉。

钱福看见黄老师含怒注视着正在打哈欠的米咪时，便对装作认真读书的常乐说：

“平安无事啰！快告诉米咪，老虎要来了。”

常乐还来不及打“电话”，黄老师蹬蹬蹬地快步走到米咪面前，一把抢过她看的书：岑凯伦的《双面少女》。

“到办公室来！”

米咪已经习惯这种呵斥了，面不改色地慢慢拉拉红呢裙，戴上白丝手套，朝外从容走去，她那扭动的腰肢惹得男生们笑起来，米咪猛一回头，向嘻笑的男生闭了闭一只眼，做了个怪

相后便潇潇洒洒地走出教室。

教室里又热闹起来。

常乐手舞足蹈地笑说：“老虎逮着小猫了。”

“谁叫她虎口拔牙。”另一名男生说。

“喂！黄老师一走，你们这群毛猴子便胡说八道了。”陈红呵斥着。

“哼！谁像你在黄老师那里买了‘保险’，从未尝过熏鱼面的滋味。”钱福最不喜欢陈红，她爱向黄老师打小报告，男生都叫她“克格勃”。

“陈红，算了，不吵了。”于小青细声细气地劝说。

这时下课铃响了。

常乐抱着小足球像离弦的箭，第一个冲出教室。边跑还边回头喊：

“弟兄们，快！分秒必争。”

“林桦，寸金难买寸光阴也。”孙仲谋学历史老师的学究腔，学得惟妙惟肖，女生都被他逗乐了。

“假小子”曾晓心痒痒的，也跑到操场上凑热闹。

“常乐，我守球门吧！”

常乐见林桦没来，只好勉强点头，问：

“行么？打痛了可不许哭鼻子。”

曾晓麻利地蹬掉了早上妈硬要她穿的皮鞋，两腿半蹲，微弯着腰，全神贯注地望着飞旋的球。

几个女生一面吃未吃完的早点，一面品头论足，叽叽喳喳，像喜鹊噪窝，黄莺对歌。

男生打球，女生看球。女生不是真看球，而是喜欢看男生们的矫健身姿。

“瞧，常乐这一脚踢得真棒！朱志斌想拦都没有拦住。”霍

小梅对白莹莹说。

“可那鱼跃扑球的姿态真美！”白莹莹说。

“瞧！假小子要扑球了。”陈红大叫。

只见常乐一个妙传，球落到钱福脚下，钱福正要起脚攻门，不料，孙仲谋比他灵巧、快速，一个铲球，球出了底线。

“好！角球！”吴华喊道。

“真笨，到手的球丢了。”常乐骂道。

钱福发了个角球，吴华接球后，一个头球，球又狠又刁地直冲球门。

“曾晓！”女生们急得大喊：“当心！”

曾晓见飞旋的球直冲她脑部而来，慌忙地用手去接，不料，手一挨球，便感到又痛又麻，她不敢用力去逮球，那球顺顺当当地进了球门。

曾晓被球的冲力冲倒在地，四脚朝天。

“好！好球！”大家又叫又笑，使劲鼓掌。

“嗨，你不会接球，就别充好汉。”

“她本来就不是真小子。”

气得曾晓赤着脚往教室跑去。

于小青帮她拎着鞋，在后面边追边喊：

“穿鞋，曾晓！”

她们刚跑到教室门口，上课预备铃响了。

三

这节课间十分钟，米咪可是度秒如年。

在初三年级组办公室里，黄老师舒舒服服地坐在靠背椅上，米咪若无其事地站着，忍受着黄老师的盘问、训斥，忍受

着来自各方的不屑注视、议论。一位中年女教师向旁边的一位老教师努努嘴，小声说：

“瞧，还戴着白手套呢！”老年女教师接口说：“又不冷。”

米咪嘶地一声把薄如蝉翼的白手套扯下，往口袋里一塞。

“哟，好长的指甲。”

“上面还涂了红指甲油。”

米咪气恼地扭头望了望两个对她品头论足的老师。

老年女教师摇摇头，戴上老花镜，低头改作业。

米咪笑了。

“笑什么！我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？”黄老师斥道。“这种书哪来的？”

米咪很快习惯了，毫无畏惧地说：

“借的。”

“谁借给你的？”

“男生。”米咪信口说出。

“哪个男生？”

米咪犹豫了，她知道黄老师不喜欢孙仲谋，孙仲谋的书又是钱福不知何处弄来的，钱福和孙仲谋喜欢看金庸、古龙的武侠小说，还有欧美的侦探小说，有时上课都偷着看。米咪便向他们借港台言情小说，钱福不费吹灰之力给她借来一本《双面少女》，由孙仲谋递给她的。

为了不出卖朋友，米咪便撒了个谎：

“邻居的一个男生借给我的。”

“你撒谎！”黄老师霍地站起来，气愤地望着米咪，“男生怎么会喜欢看这类书。”

米咪沉默了。不服气地昂起了头，内心却在反驳：

“你没看过，怎么知道是坏书？看这类书的又不是我一个，

干吗一毛钱买支蜡烛——独照。”

“这种书是你不该看的。”黄老师语气虽缓了下来，但仍然正色地说，“书里写一个好女孩伪装被腐蚀变坏，看它只会让你受不良影响。”

米咪一时好奇，忍不住问道：

“黄老师，您也看过了这本书？”

黄老师一愣，说：

“老师看是为了了解它，引导你们看更好的书。”

办公室几位女老师忍不住笑了。

“米咪，你听着，这本书我没收了。以后，再发现你看这类书，不好好学习，我就请家长，对你严加看管！”黄老师使出了她的杀手锏。

一听说请家长，米咪才吓坏了。眼泪便叭哒叭哒地成串往下掉。一想起那比老师训斥更难受的家庭折磨，只好向黄老师保证以后决不再看这类书。

“去吧！明天早自习时交保证书来！”

“是！”米咪勉强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字。

米咪逃似地离开办公室。

米咪一走，三年组的几位老师议论开了。

“现在的中学生看港台小说成风，不像我们当年，喜欢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苦菜花》之类的书。”一位老年教师感叹地说。

“其实，这类书也不能算是禁书。”说这话的是一位很年轻的女老师。“我也喜欢看，它的确有较强的可读性，据说琼瑶、岑凯伦、梁凤仪这些女作家的书有时能销售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！”

大家最后一致认为这应该是出版界、教育界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第二章

这是一堂令人啼笑皆非的作文课。

从小学到初中，这道题做了十几次，没味！

没内容可写只好编，写不出来只好抄，编得好苦，抄得好累啊！多么盼望作文课也换个新招，来个改革。

——林桦内心独白

—

常乐、钱福懒洋洋地抱着球走进教室。

大家都坐好时，米咪低头进来了。神情沮丧，眼睛红红的。

她刚一落座，上课铃便响了。

头两节课是作文课，大家不敢怠慢，挺直腰，两眼正视前方，静候黄老师上课。

黄老师在门口扫视了一下全班，满意地点了下头，便走到讲台前。

“起立！”林桦喊道。

刷地都同时起立，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地，精神抖擞。

黄老师微笑点头。

“老师……好……”

“好”字被几个调皮佬拖得又长又响。

“同学们好！”

黄老师总结了一下上篇作文的情况，便在黑板上写出这次作文的题目：

“街头见闻”（副标题自拟）。

前不久，初三（1）班曾利用星期天到街上做卫生，宣传“十不”，黄老师便出了这道题。

出题后，她便搬一个凳子坐在门口，静静地看新发的语文参考书。

白莹莹一见这个题目便皱眉头，感到脑中空空，无法动笔。她看看坐在她邻组同排的班长林桦，只见他浓眉深蹙，正在苦苦思索。斜眼一瞟，他写的副标题是：

“一次有意义的义务劳动”。

她狡黠一笑，心中有底。上篇作文黄老师念了他的文章。这次，她要超过他就得在选材上胜过他。两个“尖子”学生暗地里在较量。

陈红也感到这个题目空空的，不好写。她发了个“电报”给于小青。小青是学习委员。

“小青，你准备写什么内容？”

小青是个灵心慧骨的女孩子，敏感、爱幻想，黄老师常夸她的作文不落俗套，取材新颖，构思精巧，她也常在校报上发

表文章。

小青回电：

“街头范围大，不能泛泛而谈，要抓住细节写，比如上次扫街，黄老师扭伤了脚。”

陈红豁然开朗，向于小青点头笑了笑，低头便沙沙沙地打起草稿。

最难过的是常乐和钱福二位。

坐在那里搜肠刮肚也无法动笔，又不敢和同学讨论，因为黄老师的“雷达”正瞄准了他们，稍有动弹，便“格杀勿论”。

机灵鬼常乐给作文课写了首打油诗：

作文，作文，捉走了学生灵魂
想破了脑壳，也写不出好文
只好胡编乱造，老师看了眉开眼笑

半节课过去了。

常乐抓耳挠腮，冥思苦想，瞟了一眼陈红的草稿，忽然一拍脑门，写上副标题：

“黄老师在三民路街头”。

这下可急坏了钱福，剩下他孤家寡人不能提笔，又得挨老师批。今天又是周末，万一关起来写检讨，可要他的命了。今儿晚上，他已约好外面几个“拐子”去娱乐城玩游戏机。

越想越急，红通通的胖脸上都沁出了小汗滴。

常言道情急生智。他忽然想起他的“雅号”：“财神爷”。

父亲从小便对他说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。只要他肯出钱，篇把作文算个屁！市场经济嘛！